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案中冤案 第八章 皎日難照覆盆

從來怙惡不悛的人，哪裡肯真心懺悔。那胡得勝聽了蔡屠戶所說，你欺得了人，欺不了天，心中像死水忽然被風吹著，不由得動一動。但是這種感觸，只在轉眼的工夫，便已歸於消滅了。他以為人在眼前，天在頭上，眼前的人，尚且奈何不得我，頭上的天，又能把我怎樣呢。像這捉風捕影的話，何須掛在心上，還是趕快交代差使要緊。想到這裡，立時吩咐退堂，他便得意洋洋的，拿著那紙招狀，出見洪觀察，只說犯人的口供已經取得在此，至於倒吊起來的話，卻一字不提。此時洪觀察但求保全自己，哪裡還顧人家，只要能取了口供，餘事也就概不追問。並且以上壓下，層層節制，他也同胡得勝的心理一樣，覺得還是趕快交代差使要緊，因此毫不怠慢，立時便坐轎上院，去稟見制軍。沈公見是保甲局總辦，心里正記掛著花牌樓那件案子，便立時傳見。洪觀察就把辦理此案經過的情形，簡略的稟明，又將招狀取出呈閱。沈公大概看了一看，略為沉吟，便道：「此案早晚自有發落。」說罷，隨即端茶送客。洪觀察回到保甲局，心中似一塊石頭落了地，說不盡的鬆快，以為制軍的發落，不過是交到首縣，照例定罪就是了。萬不料次日午後，竟由總督衙門派來差弁，提取花牌樓犯人，並此案原辦人守備胡得勝，一同到轅聽審。洪觀察大大地吃了一驚，真乃是意想不到，恐怕這麼一辦，難免有些不妥。無奈令出如山，除照辦以外，更有何法可措。只得把胡得勝叫到面前，至再的囑咐他，要小心留意，倘若有了疏虞，那時便要不堪設想。

再說胡得勝聽了這個消息，不亞如頭頂上響了一個霹靂，直嚇得心膽墜地。他萬沒想到，憑赫赫的兩江總督，對於這件尋常的命案，竟自不憚煩勞，躬親審問。他本來是有心病的，只怕這一來，前途的吉凶禍福，是一點兒也沒有把握。昨天自己審案，居然高坐堂皇，今天竟要跟犯人跪在一起，受大帥的面鞠，似此風雲變幻，實屬不可捉摸。但是這等不幸的事件，已自咄咄逼人而來，縱然惶恐萬分，怎能說得上不算，當時只好佯為鎮定，隨同來到督轅，靜候大帥的示下。

原來沈公昨天聽了洪觀察的面稟，又看了那紙招狀，心內已自有疑惑，以為是事情太巧了，怎麼我的札子統催下去，他就會把案子辦上來呢，這裡面難保沒有別的情形，總要再加慎重為是。不過這一番意思，當時並不曾說破。及至洪觀察走後，又經過詳密的考慮，以為若委別人去審，誠恐不無弊端，為事先預防起見，只有自己躬親的一法。沈公把主意在心中打好，對於左右親信以及幕友，一字也不曾提及，怕走漏消息，預先叫人做了手腳去，豈非鬧得徒勞無益，因此一些兒聲色也不動。直到次日午後，公務就緒，得了消息，才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派差弁到保甲局前去捉人。像沈公身為封疆大吏，位望何等尊崇，如今因為一件命案，竟這般委曲求詳，不憚躬親其事，似此存心，真可以說是絕無僅有。假使審問的結果能夠水落石出，豈非大快人心。無如天下的事情，常有把人力盡到，但是結果所得，究竟無補實際，所謂皎日當空，照不到覆盆之下，這也只好歸諸氣數罷了。

再說沈公聽得犯人已經提到，立刻坐了花廳，吩咐帶將上來。那時胡得勝在左，熙智、蔡屠戶在右，一齊朝上跪下。沈公先向和尚動問這件案子的始末根由。請想熙智早已吩咐過徒弟，要向總督衙門上控，但因這紙呈狀無人敢為，衙門戈戟森嚴無門可入，如今卻容易得著這千載一時的機會，還有個不披瀝上陳，請求平反的麼。當時沈公聽了和尚的申訴，心中暗自揣量，覺得這個說法似乎不近情理。以為胡得勝雖然是個武弁，但也決不敢目無法紀，大膽橫行若此。想到這裡，便又問道：「你說胡得勝居心要陷害你二人，但是平常日子，你們可是早有仇隙麼？」熙智道：「說到以前，並不曾有過什麼仇隙。」沈公聽了，微微地搖了一搖頭道：「若說平日並無仇隙，只一朝之忿，他要陷害你二人，自己以身試法麼？我想這個話，難免是靠不住罷。」熙智一聽，有些慌了，一個和尚家，哪裡懂得什麼叫作官事，便急得紅頭漲臉，前言不搭後語的說道：「請大帥開恩，或者以前我們有什麼仇隙，也不可。」沈公聽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片刻之間，語言反覆，這種情形，未免有些可疑了。」熙智是又急又怕，早已鬧六神無主，想著再要分辯，也苦於無可置辭。那時沈公的眼光，早又射在蔡屠戶的臉上，見了那種橫眉怒目的樣子，不由得一皺眉。原來沈公雖是一位能臣，卻也脫不了以貌取人的習慣，見那蔡屠戶有些面帶兇惡，便心中暗忖道：「要據此人的神氣，難保不做出犯法的事情來。」想到這裡，便問道：「你有什麼說的，也只管從實申訴上來。」蔡屠戶是天生的渾濁愣，就憑大帥的威嚴，他也並不曾放在眼內，此刻見問到自己面前，便把眼睛一瞪，怪聲怪氣的說道：「方才老和尚所說的，全是實話，信也在你，不信也在你，哪裡還用得著我來再說。」左右見他出言頂撞，趕忙齊聲呼喝。沈公沒有言語，只哼了一聲，便又看著胡得勝問道：「他們二人所供，你可曾都聽見了麼？」此時胡得勝的心裡，較剛一上堂時實在是鬆暢多了，因為看見堂口的情形，自己很可以占得上風，如今見大帥垂詢，趕快跪爬半步道：「卑弁全聽見了。但是犯人翻供，原屬照例之事，這也瞞不了大帥的。至於熙智，說卑弁有心陷害，捏造一切情形，那真是出乎情理之外。試問卑弁能有幾個腦袋，敢作這樣不法之事；再者平日並無仇隙，那是他親口說的，卑弁要成心害人，何以專尋到他兩個人身上。似此理屈辭窮，當然在大帥洞鑒之內，卑弁也不敢妄事多瀆了。」說罷，向上叩頭。

沈公道：「你們兩造，當然是各執一辭，究竟誰是誰非，我一時也難於剖斷，不過我要問你一件事。」沈公說到這句話時，炯炯的目光，已射在胡得勝的臉上。此時胡得勝心中止不住的突突地亂跳，不知大帥要問究竟是什麼？倘若一個對答不來，難免就要發生危險。正當他害怕的時候，沈公已然接著說道：「你辦理這件案子，毫不費事，便曉得一個和尚是主謀，一個屠戶是兇手，破案如此神速，真乃從來少有。但是你從哪裡得來的證據呢？」沈公問到這裡，忽然把臉一沉道：「快，快說，休得耽擱。」左右伺候的人役窺伺大帥的神色，便也跟著發一聲威，那種入耳驚心，真足使人不寒而慄。在沈公這個問法，可以稱得起是片言提要，假使胡得勝當時對答不來，難保不把全案推翻，從頭另審。

誰知他事先預防，早就安下根了，所以任憑大帥詰問，左右發威，他是一點兒也不驚慌，立時朗朗的說道：「回大帥，此次破案神速，並非卑弁之能，實在是因為有人告密。」沈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以你從先不把這一層緣故，聲敘明白。趕快給我講。」胡得勝道：「這是卑弁該死，存了個一人邀功之心，所以不曾把別人的好處說破，請大帥格外矜全，開恩饒恕。」說罷，連連叩頭。沈公見胡得勝不但隨問隨答，並且人情入理，似乎還是他，比較可靠，不由得顏色之間略為和霽。

當下又問道：「那個告密的果係何人？他說的話是否靠得住？」

胡得勝道：「回大帥，那個告密的，乃是開豆腐店的王老兒的兒子，喚作牛兒，現在只有十來歲，是個老實不過的孩子，當然不會說假話的。」不料胡得勝說到這裡，熙智有些忍不住了，便大聲叫起屈來。沈公望著和尚道：「你先住口，我這裡的話還不曾問完。」左右也都齊聲呼喝，嚇得熙智不敢再言語了。

沈公便又向胡得勝問道：「那孩子是怎樣向你告密的，快據實與我道來。」胡得勝道：「據牛兒說，他在正月初一日夜間，經過花牌樓地方，路燈照耀著，親眼看見熙智指揮蔡屠戶，把那人砍倒，將他嚇得膽裂魂飛，便在黑影子裡，悄悄的逃走了。」

沈公道：「他何以要把這個話來告訴你呢？」好個胡得勝，很能隨機應變，聽沈公如此詰問，便不慌不忙的說道：「回大帥，只為他父親王老兒跟卑弁素來認識，當奉差緝辦此案，卑弁一時走投無路，曾經對他言講，那王老兒一者念其往日的交情，二者也存著求賞之念，因此使叫他兒子把情形對卑弁說了。」

沈公至此，點了一點頭。

不料這時候，蔡屠戶忽然高聲嚷道：「他所說的這些話，全都等於放屁，千萬莫要信他，我從來就不知道，哪裡有個王老兒，哪裡有個牛兒，似這樣胡造謠言，就該抽他的嘴巴。」

沈公不由得有些動怒，便喝道：「好個膽大的匹夫，竟敢如此咆哮，先把他給我押下去。」左右伺候人應了一聲，忙著把蔡屠戶帶出花廳以外。此時沈公，望著熙智說道：「你方才對於胡得勝所說，曾經叫屈。有什麼話，只管訴將上來。」熙智見沈公垂問，像是很有把握似的，又向前跪爬了半步，高聲說道：「胡守備陷害小僧，現在已經有了真憑實據，請大帥明鑒。」胡得勝一

聽，心中又突突地亂跳起來，不知是叫他抓住了什麼破綻。沈公說道：「你有話，盡可盡情申訴。若是證據確鑿，我自然秉公辦理，決無偏袒。」熙智說道：「胡守備所說的那個王老兒，跟他的孩子牛兒，小僧從來不認識。並且據蔡屠戶所說，他也同小僧一樣，不認識他們父子。我們既不認識他，他當然也認不得我們。慢說沒有什麼情事落在他的眼中，就算是有，但他既不認得我們二人，何以便能指實呢？大帥請想，這可不是有心陷害又是什麼？」再說胡得勝跪在一旁，提起全副精神，靜聽熙智申訴，心中是止不住的懊悔，恨自己一時疏忽，何以忘記了這一層，並不曾問王老兒父子是不是認得熙智跟蔡屠戶，以致留下了這麼一個破綻。但是思想起來，卻也無大妨礙，因為要提證人上堂時，現放著只有兩個犯人，一個和尚，一個不是和尚，那還能鬧錯嗎，可見熙智雖能舉出這個證據來，然而也不見得就能夠奈何我。胡得勝想到這裡，心中又寬鬆多了。沈公聽完了熙智這番申訴，便又問道：「據你所說，你跟那王老兒父子從來未謀一面，這話可曾當真麼？」

熙智毫不猶豫的說道：「小僧生平不作妄語，何況是在大帥的面前。」沈公聽得這樣說，便偏著頭，用手拈著鬚鬚露出沉思之狀來。忽然微微地一笑，像是已經有了成算，當即叫把兩個犯人收押，又派了一名武巡捕監管胡得勝，不得擅離督署。

吩咐已畢，便離開花廳，回到內署，另行派人佈置一切。

當時般不明不白的退堂，揣情度理，一定是有個未經披露的辦法，留在後面。但到底可是怎麼一個辦法呢，這個啞謎，不但熙智想著懸心，就是胡得勝，也是如同懷著鬼胎，不知是如何的一個下回分解。只有蔡屠戶，他早把死生二字置之度外，依然吃得飽，睡得香，並不懸念未來之事。到得第二天午後，沈公照舊升坐花廳，先把胡得勝帶上來，朝上跪下。胡得勝偷眼看時，並不見熙智跟蔡屠戶，不由得心中納悶。沈公說道：「胡得勝，你們兩造的是非曲直，已有了分辨之法，如今叫親眼看著，少頃便見分曉。」胡得勝口中答應著，向上叩頭，心裡止不住的又是猜疑，又是害怕。知道這一回，關係死生，非常重大，只好憑著自己的運氣，一切聽天由命罷了。當時沈公又吩咐了一聲，立刻帶上兩個人來，一齊跪下。胡得勝看時，不禁默默地吃驚，暗想自己生死關頭，此刻全都握在這兩人手內，恨不向他們來個千叮嚀，萬囑咐，方才放心。無奈有大帥坐在上面，真乃咫尺千里，連一句話也不能說。除去眼睜睜地看著，簡直是毫無辦法。倘問帶上來的果係何人，原來並非別個，就是胡得勝逼迫出來的干證，開豆腐店的王老兒，跟他的孩子牛兒，這是當昨天退堂以後，沈公便派人將他父子傳到署中，先行拘禁，為的是預防串供，生出情弊。這倒不錯，憑開豆腐店的人，居然在督中住了一夜，真乃是意想不到。不過有一件，心裡頭可實在不大好受。再說王老兒，當那一天晚上受了胡得勝威逼之後，便屈著心眼，教給他兒子口供，其中最要緊的，就是假如到了堂上，官要問正月初一日夜裡，你走到花牌樓地方，曾親眼看見殺人的事情麼？那時候，你也不用多說，只答應一個是字。倘再問，你可曾看清了殺人的是誰，那時你便說，是大慈寺的和尚熙智，叫一個賣肉蔡屠戶殺的。這兩層，算是最關緊要，其餘應該預備的話，王老兒也都一一的教給他。怎奈那個牛兒是個天生的笨孩子，任你說破舌尖，總是教不好。王老兒又是著急，又是生氣，牛兒便愁眉苦臉的說道：「爸爸，你因為什麼，一定要教給我說瞎話呢？」王老兒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傻孩子，我這是沒有法子啊。誰願意辦這虧心的事情。假如不這麼辦，得罪了那位胡老爺，咱們爺兒兩個，只怕就要性命難保呢。」王老兒說到這裡，已是眼淚縱橫，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，也就教不下去了。及至這一天將他父子二人拘禁在督署，牛兒還是昏天黑地，不覺得怎樣，王老兒卻是如坐針氈，害怕得一夜不曾合眼。他也料到此次被拘，大概就是花牌樓的案件，被胡守備舉出干證來了。不過從先想著，這一場牽涉的官司，總是在保甲局裡打，如今不曉得是怎麼一個緣故，竟會鬧到制台衙門來了。不管怎樣，反正到了那裡，也只照著胡老爺囑咐的去說，眼前沒有舛錯，日後也不至結仇，和尚跟屠戶，到底冤不冤，那個我可顧不了。要是未曾救人家，反倒先害了自己，無論是誰，可也不能那麼辦。王老兒想到這裡，主意算是打好了。

這一來不打緊，眼見得便要大錯鑄成，冤沉海底，可歎王老兒愚昧無知，一心就知道懼怕胡得勝，要一點兒常識也沒有。假如他要明白事理，曉得到了總督衙門，大可據實直陳，不必畏首畏尾，那時不但問心無愧，並且昭雪了兩個人的冤屈，真乃功德無量。說到胡得勝，只怕性命難保，哪裡還能再去害人，這豈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。無奈王老兒看不清這種道理，當此緊要關頭，依然向錯路上走去，便把這一場冤屈官司，生生地給坐實了，只落得自己虧心，別人喪命，只幫助了一個作惡之人，其實是一點兒貪圖也沒有。講到這裡，不禁使人慨然三歎。

再說他父子二人，當時來到花廳，一齊朝上跪下，只嚇得變貌變色，抖衣而戰，不亞如到了森羅殿下。他們這種情形，說來並不足怪，本來作小販的人，平常見了一個衙役，尚且害怕，何況是跪在制檯面前聽審呢。那時胡得勝也跪在旁邊，他們都不曾看見。因為花廳上，兩旁伺候之人，好像雁排翅的擺開，黑壓壓地一片，看在眼內，不免有些心驚膽虛，倒不如低著頭，看著地，還可以比較的安適。

再說沈公坐在上面，見兩個人都是俯伏著，便道：「你們不必害怕，只管抬起頭來。」左右也就跟著吩咐了一聲。王老兒父子這才秉正面目，抬頭向上觀看，剛一跟沈公對了眼光，早又嚇得低下眼皮，心中亂跳。沈公見他父子，一個是老老实實的本份人，一個是渾渾厚厚的小孩子，滿臉都是樸野之氣，一點奸詐的神情也沒有，不禁心中暗付道：「要據胡得勝所舉的證人，倒像沒有什麼弊病。」想到這裡，便問王老兒的姓名年歲職業，總算不錯，居然勉勉強強，結結巴巴的，都說清了。又問到牛兒身上，可憐那個小孩子，哪裡見過這般陣勢，早已頭暈眼花，說不上話來，只得由王老兒替他回明了。沈公便垂詢花牌樓的案件。王老兒便大著膽子回道：「那都是牛兒親眼看見，他嘴裡說出來的。」沈公聽了，便和顏悅色的向牛兒說道：「你不要害怕，有什麼話，只管從實的訴將上來，我決不難為於你。」饒是這般溫諭，牛兒還直眉瞪眼，張口結舌的，一句話也沒有。沈公見他如此，心中反倒歡喜，認為這樣木強的孩子，一定不會說假話的。便又向他問道：「正月初一日夜裡，你經過花牌樓地方，可是親眼看見殺人的事情了嗎？」

這一問，總算湊巧，跟王老兒以前所教的，竟自如出一口，牛兒也算不錯，居然福至心靈，從他舌尖上，竟會蹦出一個是字來，他爸爸費了多少心血，也算是沒有白教。

再說胡得勝跪在一旁，見大帥審問他們父子，早已急出一身透汗來，心裡像著了火一般，恨不得替他去說。等到那個是字從牛兒的嘴裡，彷彿又沉重又輕快的一旦吐露出來，不亞如萬兩黃金，徒然到手，以為是天下大事，從此定矣，以前幾乎跳到嗓子眼裡的那一顆心，便已不知不覺的，隨著那口久閉乍舒之氣，漸漸地落將下來。「敢情那個和尚，跟那個屠戶，你早就認識他們的了？」這一問，是王老兒從先沒有教過的，牛兒翻著白眼，早又答不上話來。沈公便又向王老兒動問，王老兒無奈，只得硬著頭皮替牛兒答應：「平素就認識那兩個人。」

本來已到了這個地步，倘要再說不認識，那不是自己把自己訟下來了麼。只見沈公眼望著王老兒父子說道：「據我想，你們既肯挺身來作干證，當然是能夠認識的。不過據那和尚跟屠戶說，這實是一場屈官司，跟你們父子並無一面之識。我也不知這兩邊的話，誰的靠得住。如今我想出一個剖斷之法，不難是非立見，就是少時帶上十個人來，其中五個是和尚，五個不是和尚，叫牛兒親手指出，哪兩個，是正月初一日夜裡，他在花牌樓親眼看見的。這麼一辦，誰真誰假，便沒有狡辯的餘地了。」

當時沈公的話，還不曾說完，王老兒也愕了，牛兒也糊塗；胡得勝跪在一旁，心裡在也打了鼓了。原來熙智跟蔡屠戶，除去胡得勝不算，就連王老幾，都不認識這兩個人，牛兒呆，更不用提咧。沈公這一試驗不打緊，眼瞧著就要圖窮匕現起來。單說這王老兒，他雖然沒有多大的知識，但也曉得此中的利害，知道要是認不出來，或是認錯了時，不但對不住胡老爺，恐其要有後患，就是眼前頭，也難保不擔什麼罪名，這可不是鬧著玩的。想到這裡，只得大著膽子，向上回道：「牛兒雖然認得，就怕他膽子小，在堂上說不出話來，那可怎麼辦呀？」沈公聽了這個話，並不疑惑是有心推脫，因為牛兒緘口結舌的樣子，已是親眼見過的，確乎不假的，當向王老兒說道：「那也不要緊，只要他能夠親手指得出來就成。」王老兒想著再要推諉，可惜沒有辭兒了，只急得他如同霜雪被體，冷汗直淋，低著頭跪在那裡，像是宣告了死刑的一般。

再說胡得勝，先前見他們父子拙於辭令，不善應付，恨不得用自己的嘴，替他們去回，但怕大帥怪罪，不敢出聲。此時曉得是緊要關頭，倘有疏虞，眼見得這場官司便要鬧得一敗塗地，實在可不能再沉默了，當時便冒著險，向公座上說道：「請大帥恕罪，卑弁有下情上稟。」他這一言語不打緊，把王老兒父子都嚇得一哆嗦，方才見胡老爺原來也在旁邊跪著咧。

當時沈公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不妨訴將上來。」胡得勝叩頭說道：「大帥這個辦法，實屬公允已極。但是有一樣，牛兒僑於威嚴，已經失了常態，這也瞞不了大帥的，他父親怕他說不出話來，卑弁還恐其指認一層，或者也許作不到，因此不揣冒昧，要叩求格外開恩，省得到臨時辜負了大帥的這番深意。」

沈公道：「這話也未嘗無理，但是依著你，可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胡得勝回道：「牛兒的舉止無措，無非是害怕二字。若據卑弁的愚見，少時命他辨認時，叫他父親用手領著他，自然可以壯壯膽子。那時神智清楚，不致張惶，若能夠說得出話來，指得出人來，也未可定。這是卑弁據理而言，一種假定的揣測。是否有當，還請大帥鈞裁。」說罷，又向上叩頭。

原來胡得勝以為牛兒雖未必認得熙智跟蔡屠戶，但是王老兒總不能不認識的，所以在帥面前請求，叫父親領著兒子，只須遞個暗號，或使個眼色，這個困難問題，豈不就解決了麼。誰料王老兒也是同牛兒一樣的不認識，縱令請求得准，也未必能夠獲當，這一層困難，胡得勝只苦於不知罷咧。再說沈公聽完了這一片話，略略沉吟，方才說道：「這個辦法似亦可行。但是當辨認之時，他們父子二人彼此都不得過話，我當派人監視，以免流弊。」說到這裡，沈公向在旁伺候的一個小僮兒吩咐道：「你聽見麼，回頭便由你親監著他們。」小僮唯唯答應。胡得勝看沈公如此辦理，心中是半喜半憂，但他是不敢再說一句話。沈公又向王老兒說道：「為免除你兒子害怕起見，派你領著他前去辨認，但你可不許言語，由他自己指認出來，除我留神注視以外，還另派一個人就近監視著。倘有弊端，你要仔細。」王老兒這時是心似油煎，不用說派人監視著他，不許他跟兒子過話，就算公開的派他前去辨認，他也是一樣兒的沒有把握。因為熙智跟蔡屠戶，他根本就不認識。因此聽了沈公的告誡，真乃是啞叭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，便在喉嚨裡，彷彿似哭泣的一般答應了一聲。沈公又望著牛兒說道：「少時帶上十個人來，你留心認一認，哪兩個是你在花牌樓親眼看見的，我派你父親領著你，只管放心大膽的說出來，不必害怕。」

那時牛兒紫漲了面皮，汗子順著額海上往下直滾，身體有些打戰兒，那種情形，好像沈公告訴他的話，就如同皮鞭子抽在他身上一樣。倘問這是怎麼一回事，從先說瞎話，還倒罷了，如今他去認人，那可不是活活地要命嗎。他雖不知認錯了要擔什麼罪名，但總覺得不大對頭，真是無奈，又是急，又是怕。自然就要鬧得面貌變色，大汗直流咧。

請想堂口上的事情，哪裡能有猶豫的工夫。當時沈公吩咐已畢，便命往上帶人。下邊答應了一聲，立刻五個和尚，五個黑大漢，一同帶到，挨著花廳的開口，分為左右兩班，齊臻臻地站好，猛然看去，像是沒有多大的分別，因為年齡的大小，身量的高矮，都在仿上仿下，這本是昨天晚上遵照沈公的交派，加意選擇了來的。沈公見人已帶到，便命王老兒父子起來，上前辨認。可憐那一老一幼，兢兢戰戰的，從地上爬了起來，王老兒用自己的手，挽住了牛兒的手，慢慢向前移動，就如同要走上刑場一般。那時候派作監視的小僮兒，也就緊緊地跟在後面。沈公的眼光，同時也留意的注視著。並且所有伺候之人，全都不約而同的把視線集中到一處，這是為好奇心所驅使，要看這幕辨認的結果，究是如何。當時只有一個人，這事於他關係最大，此際心中似水沸騰，確已超過了沸點，他那種急於要看的心，比較著誰都要迫切。無奈為環境所限，竟成了一人向隅，不得目擊其事。請想他心中，那種擾亂，那種焦灼，不是筆墨之力所能形容的呢。要問此人是誰，當然便是胡得勝了。因為他向上跪著，跟花廳的門口，恰好成了一南轅北轍之勢。沈公端然坐在上面，他有多大的膽子，敢於扭項回頭嗎。那時在精神上，所感的緊張，所感的痛苦，真乃不可言喻咧。

再說王老兒，到底上了些年紀，遇著這樣萬分困難的事情，在無可奈何之中，多少也要有個打算，他雖不認得哪個是熙智，哪個是蔡屠戶，然而憑著鑒貌辨色，能夠看得出來的一線希望，那時悄悄地遞給牛兒一個暗號，或者得從這無中生有，竟能夠死裡求生，闖過了這層難關，落得個脫然無累，可也是說不定的。所以當他從地上爬了起來，用自己的手握住了牛兒的手，轉過身形，慢慢向前移動時，他已提起全副精神，把兩隻眼睛射到等著辨認人的臉上，恨不得要從那幾個人的五官，看到那幾個人的心裡去。當時王老兒的臉，是向著左，左邊站著的，正是五個和尚。眼光到處，他見對面的十隻眼睛，也正在望著牛兒跟自己，單是居中第三個的那個和尚，面容顯得有些憔悴，從眼神裡露出一種憂慮不安的樣子來，其餘那四個，都是舒眉展眼，像是天君泰然，毫無望礙的神氣，本來這種誠中形外的表現，無論任何人，也是掩飾不來的。試想熙智此時，是在生死關頭。其餘那四個人，不過是逢場作戲。兩邊心理的不同，有如霄壤之隔，臉上的神情，可怎麼能夠一樣呢。當時王老兒看眼內，心中已經有了打算，他認準了第三個情有可疑的形色，應該就是案中的犯人，至於究竟是不是，那也只能憑天由命。但怎樣能夠遞給牛兒一暗號呢？此刻在後面有人緊緊地監視著，不但低言悄語萬萬不成，就是要使個眼色，那也是決計辦不到的，況且此外還有一層，暗號遞過去，牛兒那孩子能夠領悟不能領悟，還是毫無把握。看來這件事，是好的時候少，壞的時候多，只有盡力而為，一切全都認命罷咧。那時他的眼兒瞧著，心兒想著，腳步兒慢慢地移動著，當他們爺兒兩個，剛一走到第三個和尚的面前，陡然便煞住了步，用自己的手把牛兒的手往緊裡一握，從喉嚨中彷彿是有一口痰忍不住了，微地嗽了一聲，但是他的眼光，可絕不敢看到他兒子的臉上去。說也奇怪，不知牛兒是怎麼一股子勁，倒好像是鬼使神差，他不但能夠領悟他爸爸給他的暗號，並且膽子也壯了，只見他兩道眉毛向上一挑，一雙小眼放出光芒，把那隻手伸了出來，向著熙智一指道：「就是他！」當時花廳上，上自制軍，下至人役，都是凝神屏息看著，一點聲息也有，所以牛兒說的那三個字，格外聽得洪亮清楚。但是他們爺兒兩個這一手口相應不要緊，可憐那無辜被枉的熙智，早已轟去三魂，丟掉七魄，心裡頭一迷糊，腳底下一發飄，便已頹然軟癱在地下了。

王老兒一見，知道猜不錯，心裡先放下了一半，便覺得有些精神陡長起來。剛要領著牛兒轉過身形，再去辨認那一個，早聽得身背後，聲若洪鐘似的，有人唉一聲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，認出也不要緊，反正處心無愧，有個死等著罷咧，只恨我剝不下姓胡的皮，心裡實在不痛快。」說到此處，他又將胡得勝破口大罵起來。左右侍役，有的低聲吆喝著，叫他不許亂說，但是哪裡禁止得住。此時王老兒父子已經轉過身軀，見那咆哮的人，正是一個黑大漢，最末了的一個，不由得向他望著，彼此的眼光剛一接觸，只見那人大聲喝道：「你們看什麼，我就姓蔡。小兔羔子，你要憑良心說話，可曾瞧見我殺人了嗎？」這一來倒不錯，可也用不著再辨認。牛兒是個孩子，並不覺得怎樣，王老兒曉得全盤責任已脫卸，似乎是應該歡喜了，但不知道是怎麼一種緣故，只覺心中怦怦亂跳，恰是又愧又怕，難以告人。

再說胡得勝跪在那裡，提心吊膽的靜聽消息，簡直把呼吸都停止了，及至聽到牛兒的說話聲，跟蔡屠戶的咒罵聲，知道事情已解決，自己得了勝利，方才把閉住的那口氣，呼了出來，彷彿是死裡逃生一樣。當時沈公見牛兒指認不訛，熙智驚懼僕地，那個蔡屠戶不待辨認，自己說了，據那種慄不畏死的樣子，恰是個殺人犯，便叫差役將兩名犯人押了下去。王老兒父子立予開釋。那四個和尚，四個黑大漢，也一律放出。胡得勝還得了幾句獎勵，命他照舊回去供職。把事情辦完以後，便又立時傳見首縣。